秋桂香意

■李浙平

寒露前某日，与妻行经小巷，妻忽然说：“桂花好香。”我止步扭身一看，数米之距，矮墙之内，一株桂花树蔓枝出墙，稍显疏落的叶子间，正开着星星点点的桂花，阳光照来，那丹色特别耀眼。桂花香，由这些小小的花蕊，弥漫了整条小巷，令我顿感神清气爽。其实，桂花香原本就在那里弥散，只是我没注意到，经妻一语点醒，方觉这桂花香，淡雅中有一种幽韵，即便我走出小巷，仿佛它还在身旁，真是衣带桂香随步远。

记得好多年前，我回黄岩老家探亲，表弟带我到宁溪游玩。宁溪是母亲曾祖出仕前的居住地，山清水秀，草木蔚然，黄岩石就在这里的大山中，黄岩由其美而得名。我到了宁溪，便有怀古的亲切感。表弟带我在宁溪看过山，玩过水，尝过山中美食后，沿长潭水库返回县城。在途经一村，突然有一阵芬芳绵绵的桂花香，由敞开的车窗扑来，车厢里顿然充满醉人的香气。表弟说，这一带的公路两边都植满了桂花树，到了桂花盛开时节，有好多城里人来赏桂闻香。当时恰是桂花盛开的时节，只见车窗外闪过的是花的丹红，一大片接一大片，似乎不曾有间隔，而绿叶的影子都尽然消失。于是，在我的建议下，表弟将车停靠路边，我下车看桂花。这是一片桂花的海洋，远近都是丹红的热情，近看枝叶间绽放的花朵儿，像醉红了的靥那样精致可人。远望又仿佛是织满丹线的锦缎，悠悠地飘动，更不用说花香的弥漫，是怎样的一种美了。用宋朝杨万里的《咏桂》“不是人间种，移从月中来。广寒香一点，吹得满山开。”来赞美这满目望不

尽的桂花，我觉得特别应景。只是当时无月，便缺少了月下赏桂的雅趣。一阵山风微微而至，真应了香气袭人的美好。我看不见风从何方来，却因了这风中时而淡雅时而浓艳的桂花香，又觉得这风也像游人一般，恐心急了赏不到丹香美妙，恐迟慢了又被丹香弄醉，便这样时急时慢，充满了留恋的风姿。

八月秋意如冰轮清凉，尚未有寒肃之凌。而这时候，桂花树正当枝头叶茂，繁花如星，这无数香的精魄便借了丹色的姣容，一缕接一缕的袅娜成天地之间的香韵，像《诗经》里一首又一首不绝的美句，从古到今，悠然闲意地从容而来，让天空弥漫着桂花之心，让大地沉淀了桂花之液，于是，桂花香就在这秋意里，这生命绽放出最灿烂的光景。我仿佛于那万丛花影里，又见美丽的女子，将一枝桂花摘到手中，又偷偷地递给心仪许久的小伙子，一段终身的相许，在这一刻酿作清幽的桂花酒，那一次的风情万种，醉了今生，醉了来世。于是，我又想到那很久远的“死生契阔，与子成说；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”的凄美了。

是的，在赏过桂花如火般的热情绽放，在闻过桂花如水般的清香送远，我觉得桂花的美，在我的心里，总是一种凄美。且不说劲风袭来，吹得点点桂花，瞬间将一地青草铺成落红万千，生命何其脆弱，令人惋惜这相思泪般的落红。便是碾成花沫为美食添香，又有几人，珍惜这点点丹韵的最后一艳。能够惋惜于桂花，能够珍惜于桂花的，或许只有感时伤怀的文人了。只说那被誉为南戏鼻祖的高则诚，于《琵琶记·丞相教女》中一句“回首庭前，凄凉丹桂好伤怀”，便教人唏嘘不已，那庭前丹桂，会是怎么一番景象呢。

我欢喜于满树桂枝丹花艳，我也曾感伤于桂花落红无人问，这是生命的无常，欢喜也罢，感伤也罢，谁也无法改变自然的法则。总是因自己的心情，去作一些感慨于桂花香意的美，即便是悦心，还是凄婉，其实也是心性不可更异的法则。好在今岁桂花开了，香了，落了，来年又会有花开、花香。在开开落落的点点丹红中，将桂花的美镌成永恒的回忆。而那桂花香意，便宛若云霓，来去逍遥了。那么，借向秀、郭象的《庄子注》中所说的“苟足于其性，则虽大鹏无以自贵于小鸟，小鸟无羡于天池，而荣愿有余矣。故小大虽殊，逍遥一也”，足可释然观花闻香者徒生的惋惜与珍惜者心念了。由此一想，我当初所画的农妇晒桂花，自题“太阳照桂树，耀目满园红。藏得香如诗，寄给远方亲”，就有了一层乐趣，不失为一种有乡愁意思的快乐。

看书的老母亲

■蔡桂顺

秋阳融融的中午，我来老家蔡宅蹭饭。结果被86岁的老母亲“吓”了一跳。

她已经烧好了一桌饭菜，正坐在后门屋檐下的台阶上看书。我过去一看，居然是林白的散文《德尔沃的月光》，是我放在三楼书架上的旧书。她说闲着没事，抽了一本。因为字体大，就看下来了，还挺好看的。

她指着扉页上林白的介绍，用瑞安话读下来，她不大会讲普通话。然后发表了自己的感慨：这书我随便看看的，看得懂就看，看不懂就跳过去。该个林白，了弗起啊，什么工作都干过！

我有些愕然。问她：这些字你都认识？她咧嘴笑：大部分认识啊。不懂的就跳过去嘛！

母亲小时候读过高小。识字量不错。看电影看电视，只要有字幕，她就看懂。这一点很让她的左邻右舍、老太婆朋友们羡慕。她们经常来我家看电视，并让我母亲讲给她们听。母亲记性也好——她自己说的，看过的基本上就记住了。在蔡宅村里的同龄人中是罕见的，也许是排第一的。这是精通村里时事的某朋友说的。

林白这本20年前的散文集我看过，有叙事抒情的，也有议论感悟的。我妈只看故事，什么《回忆饥饿》《小时候的梦》《李老师》这种通俗易懂的。其他的看不懂。她翻到一篇《静夜独白》，她说：这个“独白”是不是就是自己一个人“自己念"米碎念”啊。我说是的，差不多。那一刻，我清楚地感觉出我脸上呈现出来的那种诡异和自豪的神情。这老太太，还真让人想不到！在我吃饭的时候，母亲又拿起一本《国家人文历史》继续翻阅。

天高云淡、凉风习习。老母亲津津有味地看书，人到中年的儿子津津有味地吃她做的饭菜，偶尔母子俩一起讨论一下问题，虽然我常常是“对牛弹琴”，但是于生活、生命而言，这样的秋日中午，无疑是无比温情美好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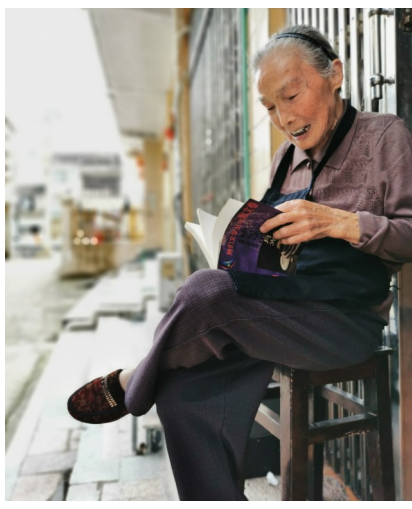
这一切仿佛似曾相识。

小时候，很多个天还没有大亮的时候，我和母亲一边烧灶火，一边讲故事。那个时候的柴灶分大锅、小锅。她烧大的，我烧小的。

我没有读过幼儿园，于是，母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给我讲的故事、唱的瑞安童谣就是最好的语文启蒙教育了。什么沉香救母啦、牛郎织女啦，还有童谣：燕儿燕儿，飞过殿儿……

其实我很惭愧：这段时间我依然会买书，但是因俗务缠身，不像以前读得多。

母亲给我上了一课，她指着书架上满满的书说：你啊，买会买，看不看，买来干啥？



数枝红蓼醉清秋

■孔令周

最喜这样的国画意境：寥寥几笔，一茎斜出，清疏意远，几串艳红跃然纸上，生机盎然。画的主角当然是红蓼。虽则大量留白，但让人感觉是热闹的，活力的，我觉得这是极符合国画韵味的。齐白石晚年也很喜欢画红蓼，他笔下的红蓼，叶子阔大，极具乡野气息，自在洒脱，象征着他旺盛的创作力。

红蓼，是一种极平常的草本植物。河边滩畔，田埂路旁，屋间杂地，荒草蔓芜，一丛丛，一簇簇，到处可见它们的身影。壮硕的茎秆，茂盛的叶子，花红而细，弯如垂苕，迎风摇曳，宛如乡下纯朴娇羞的少女，妩媚袅娜。

一提到红蓼花，似乎总会联想到秋天。无论是白居易的“秋波红蓼水，夕照青芜岸”，还是杜牧的“犹念悲秋更分赐，夹溪红蓼映风蒲”，抑或是秦观的“红蓼花繁，黄芦叶乱，夜深玉露初零”，在这些诗词里，红蓼，总是秋天的一大意象。其实，红蓼的花期较长，6至9月开花，8至10月结果，从夏入秋。秋天的河滩，一大片一大片沿水而开的红蓼花，近看像星星点点的火焰，远望又像一条蜿蜒而去的巨龙，十分壮观。难怪在《诗经》里，“红蓼”叫“游龙”；“山有桥松，隰有游龙，不见子充，乃见狡童”，此诗描写了一位少女与心上人打情骂俏的场景。这一株株野性的红蓼花，就如同《诗经》中这位女子，陌上溪头，自在随性，乐观旷达。

在乡下，农民也会用蓼秆点烟，用来

驱蚊。红蓼的茎秆和叶子晒干后，点燃，冒出的烟有一股辛辣的气味，薰蚊虫的效果极佳。所以，在我们老家，红蓼又叫“辣蓼”。在夏天的夜晚，繁星点点，我们坐在院子里乘凉，竹床，蒲叶扇，旁边一堆忽明忽暗跳着火星的“辣蓼”，听大人讲杨家将或者薛仁贵的故事，这些场景，是脑海里永远的记忆。

红蓼在乡间不稀罕，它的乡野秉性，纯朴粗壮，一如这块土地上生活的人们，风吹雨打，遇土而发。不矫揉，不造作，坚韧顽强，生长繁衍，绵延不绝。宋代的刘克庄在《蓼花》里写它：“分红间白汀州晚，拜雨揖风江汉秋。看渠耐得清霜去，却恐芦花先白头。”在诗人的笔下，红蓼花看似茎细叶弱，在风雨中飘摇，然而，当霜寒到来之时，芦花已经衰老，它却能傲然独立。

它好生养，作为优良的观赏植物，适合“懒人栽培”。若在室内，简易水养亦可。截取一小段枝丫，插在花瓶里，加上清水，没过几天它就能自行生根，吐出新芽。放在窗台或是电脑桌上，既增加室内湿度，又赏心悦目。

小时候，总喜欢种点什么，大约是耳濡目染受父辈影响的缘故。家门前有一块空地，是我孩提时代的“种植乐园”。那里，曾种植了我的许多梦想。我种过许多植物，印象中最深刻的一次是种“辣蓼”。“辣蓼”是从路边采来的，我像栽树一样小心翼翼地把它种在我的“乐园”里，很用心，每天定时给它浇水。那“辣蓼”在我的精心培植下，一个劲地疯长，竟长到茎秆像筷子一样粗，有我两个人那么高，就连我的祖父（一个地道的老农民）也禁不住夸奖。这是我童年非常值得自豪的一件事。

雅俗共赏的红蓼，不仅充满诗情画意，还浑身是宝。在徽州，红蓼又叫“酒曲花”，用于制作酒曲。因有辛味，古人常用它作调味品，来去除食材的腥味。果实等皆可入药，有活血、止痛、消积、利尿功效。《本草纲目》记载：“古人种蓼为蔬，收子入药。故《礼记》烹鸡、豚、鱼、鳖，皆实蓼于其腹中，而和羹脍亦须切蓼也。”

陆放翁有诗“数枝红蓼醉清秋”，秋凉如水，夜露清冷，水岸边的草花多已枯黄，蓼花以独有一抹的嫣红，灼灼其华，点燃了我们内心深处的热情。

蓼是长在我身体里的植物。在四十岁后的某一个秋天，回望，发现它们簇簇于我的记忆里，枝繁叶茂。我看见叶边的绒毛，闻到了它们辛辣的气息，在故乡的田埂上，一个少年，光着脚丫，正走在晚风夕阳里……

鸟儿天堂

■谢钦巨

周六下午，我站在办公室窗口，目光落在了避风港里。几周前避风港清淤成了浅滩，成群白鹭飞翔而至，这里成了鸟儿天堂。我真高兴在这里办公做事，可以天天看着它们自由欢快地走着、跳着、飞着。

清淤完成后，避风港恢复了往日碧波荡漾的样子。浅滩不见了，鸟儿也逐渐少了，但如今仍有20多只白鹭在水浅的岸边。我不知它们等待什么，或者正在回忆几周前的美好时光？不知其他鸟儿飞向了何处？夜晚又栖息在哪里？

这幅情景大家可能习以为常，但与我却有些特别的感觉，原因是前不久的一个周六清晨，我在家看了法国电影《想飞的轮椅女孩》。

这电影情节简单，十岁的凯西有了一个特殊的生日礼物——鸭蛋，她与好朋友、坐在轮椅上的女孩玛歌一起照顾这个鸭蛋。小鸭出生后把玛歌认作妈妈，但两个女孩的父母以学习和生病为由，不让她们照顾，把小鸭送到了养殖场。她们知道最终小鸭会被杀掉，不会自由快乐生活。于是她们千方百计，经过奇幻艰难的历程，最终找回小鸭，并把小鸭送到了鸟儿天堂——一个自然美丽的湖。

鸟儿天堂。看完了电影，最终我心中的画面定格在：凯西抱着玛歌游在湖中，等待着小鸭游向湖的深处。那一刻，孩子善良纯真的心灵，就像自然湖水一样清澈透明，令人久久难忘。

看着避风港里的鸟儿，我都会自然而然地想起这部电影，想起鸟儿天堂里那个画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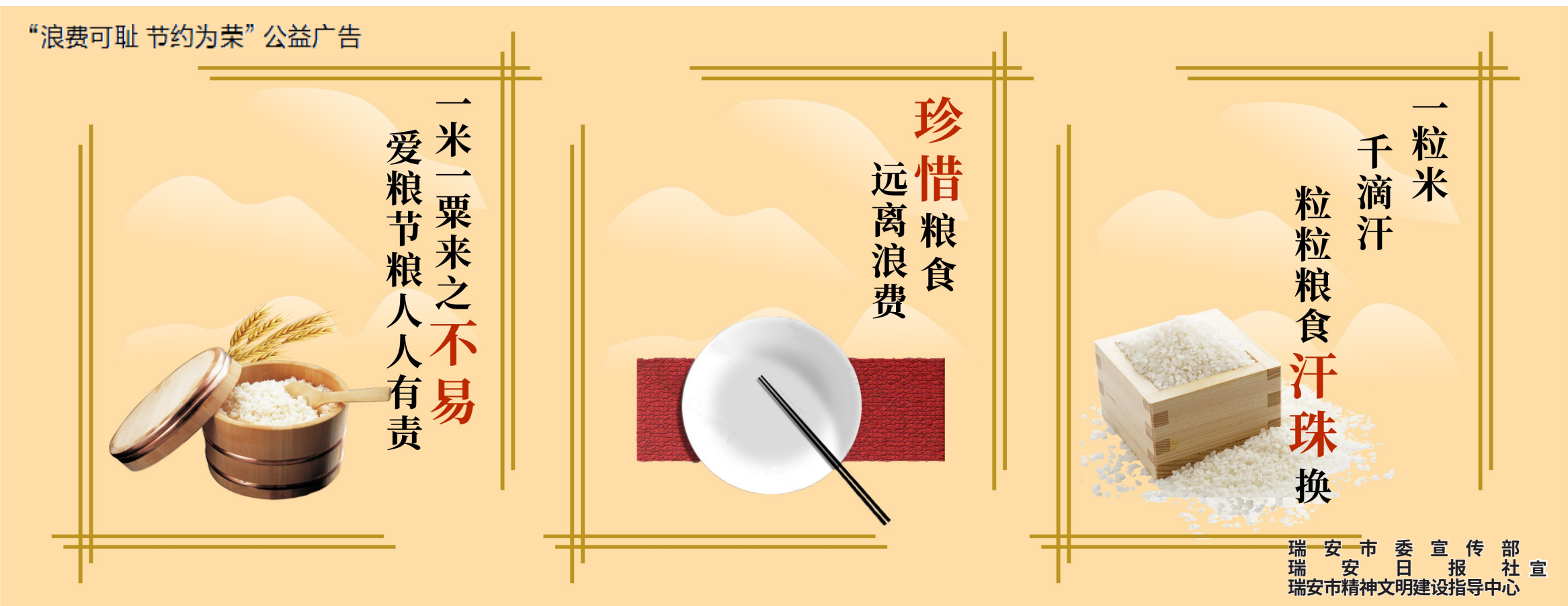
也许我已老去，不再是清纯的少年，许多理想不再坚守，对未来不再充满想象力，甚至失去了对纯真追求的坚毅动力。也许我只是在想一首挽歌，叹息岁月会令许多东西变形，甚至是倒置。

这个故事看似简单，其实是对童真的极致写照，是小女孩追寻自我的灵魂之歌。这也使我联想到《红楼梦》里的同样极致的故事：黛玉葬花。

侬今葬花人笑痴，他年葬侬知是谁？体弱多病的林妹妹寄人篱下，我们不由喟叹红颜多薄命：一朝春尽红颜老，花落人亡两不知！

但与我而言，我更是在宝玉与黛玉的对话中，看到了黛玉身上的极致，她的灵魂太纯真了！

宝玉把花儿放在流水里，她却说此处的水干净，但花儿漂流到外面的水里，恐怕要脏了，还是葬在她的花冢里，最后与泥土融为一体最为干净。同样，在面对暗黑、粗暴的世界，她也宁愿折断，还是不会“叽歪”，不会稍微嘴甜些，稍微虚与委蛇些。她的结局也只能是，在风光的宝玉和宝钗的婚礼进行时，泪尽而亡。

她的泪尽，如同玛歌这个轮椅女孩的想飞；她的花冢，如同女孩的鸟儿天堂。

万物同根，万物同理。同样纯真，同样极致。恐常人难怀，惜成人难存。